

黑澤明**动感**作品集

(第三辑)

温

柔

一

剣

延边人民出版社



医药学院610 2 00913685

黑泽明动感武侠作品集（第三辑）／延边人民出版社

温柔一剑

中



第十二章 英雄会

只见三丈之外呆立着一个人，那人的身边地上躺着一个人。

那呆立站着的人似乎是震惊无比，站在那儿不知所措。秦无公走上前来，只见那躺在地上的并不是飞天如来，胸前衣衫全碎，显然是中了昆仑派的镇山绝技——大般若神功！

秦无公环目四顾，却不见了昆仑掌门人飞天如来，他抬起眼来，正好那呆立着的人也看见了他。

那人身高八尺，面如重枣，望了望秦无公一眼，忽然目中露出凶光，冷冷地道：“你是什么人？”

秦无公反问道：“阁下可是凌月国主的大师兄，人称西天剑神的金南道老爷子？”

那人冷笑道：“是又怎样？”

秦无公只淡然道：“是的话，久仰了。”

那人走近一步，再问道：“你是什么人？”

秦无公仍不答他，又反问道：“如此说来，躺在地上的这位必该是令师弟笑面血掌申大爷了？”

那人又逼进了一步，狂焰杀气高涨地道：“我只问你是什么人？”

秦无公不答，忽然仰天笑道：“想不到不可一世的笑面血掌十五年前让大般若三十六式败在昆仑山头，十五年后又在昆仑

山上死在般若神功之下，哈哈哈哈，好一个飞天如来！”

那人忍不住怒叱道：“飞天如来那老秃驴脚底贼滑，他今天跑掉了又能怎样？我还没有听说过中了无情血掌还能活过一个月的，嘿嘿！”

秦无公不理他，只是仰天大笑道：“好个飞天如来，一掌打死了笑面血掌，拔身就跑了无踪无影，哈哈，飞天如来那一手轻功可真行啊……”

那西天剑神金南神一把抓了过来，怒喝道：“你究竟是谁？”

他这一抓势如风至，但是秦无公略一晃身便避了过去，他暗暗心惊，闻说西天剑神金南道一身天竺神功达炉火纯青地步，就凭这抓功夫看来，金南道是名不虚传了。

那金南道也惊骇地瞪着秦无公，秦无公道：“好毒辣的手段，昆仑百年古刹，中原武林重镇，竟让你们两个捣个血流遍地，活口不留，如此说来……”

他停了一停，那西天剑神嘿然冷笑道：“如此说来便怎的？”

秦无公道：“如此说来，这地上躺着的真是死有余辜了！”

那西天剑神刚要开口，秦无公脸色一沉，厉声道：“告诉老朽，凌月国主大举而入中原，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那西天剑神金南吃了一惊，大喝道：“你怎么知道？”

秦无公道：“老朽在张家口看见三个异服的狂汉，说是要在中原先取一百个武林人物的首级，那不是你们的弟子还是谁？”

嚓地一声，西天剑神拔出了一柄蓝光夺目的长剑。

秦无公双手轻轻地垂了下来。

金南道压低了嗓子，狠狠地道：“既然你都知道了，今日你死定啦！”

秦无公双目也射出了肃杀之气，他压低了嗓子一字一字地道：“走着瞧吧！”

西天剑神是凌月国主的大师兄，本来中原武林根本不知道西域武学的深浅，只是大唐宝年间，有三个天竺苦行僧到了中土，在华山绝岭上以一路怪异无比的剑法连胜了中原十八位剑术高手，那时中原第一剑手是河南汤阴的周侠飞，周侠飞带着双剑赶到华原时候，那在个苦行僧已经离去了。

这是西域武学第一次被中原人知晓，近年来中原人只知道西域出了一个凌月国主，在一月之间破了西藏十八座大小飞龙寺的主持嘛喇，一跃而为西域武林之主。

十八年前，凌月国主忽然只身到了中原，上了少林寺求见不死和尚，据说是有一个佛教的问题要请教不死和尚，结果两人关在少林寺藏经阁中三日三夜，出来时两人都是面露倦色，只听见凌月国主道：“多谢禅师教诲。”

不死和尚垂目合十道：“阿弥陀佛，鲁施主珍重。”

从此武林人才知道凌月国主是姓鲁，事后有人问不死和尚凌月国主究竟如何，不死和尚道：“其人学究天人，智慧盖世。”

问他武学造诣，不死和尚只说了“深不可测”四个字，便什么也不肯说了。

此刻秦无公的心中竟充满了紧张，这因为他自从失去了一身神功，这是他第一次与人动手，而对方是一个不知深浅的西域高手。

金南道抖了抖手中的长剑，他的汉语说得流利无比，微微带着甘陕一带的腔音，狠狠地道：“亮家伙呀！”

秦无公尽量放得轻松，淡淡地道：“老朽对什么人都是这一双肉掌！”

西天剑神猛一抖，蓝光闪动，忽地哧哧之声响起，只见他一剑正中刺了进来。

秦无公看都不看，伸手便向剑抓去，金南道一翻身之间，一

连五剑刺出，招式古怪之极，但是那快捷精准却较之任何中原最上乘的剑术，绝无逊色之处。

秦无公心中充满紧张，出招谨慎万分，但是每一招都是妙绝人寰的佳作，只是出手之际八分守二分攻，往往显得顾忌太多，不够快捷。

匆匆之间过了五十余招，秦无公渐渐消除了紧张，他那世上无双的神功一一施了出来，只见他潇洒无比地一蹿而入的那凌厉的蓝光层中。

秦无公左一掌，右一掌，从守势变成了攻势，当地煞秦无公展开了攻势，普天之下，再没有一种功夫能和他抢攻的，任你功力再高，也得等他攻到段落之时，方有机会反攻。

只见那一片蓝光威势陡然一挫，秦无公的掌风呜呜地传了出来，金南道大喝一声：“老家伙，看剑！”

只见他身形陡然飞了起来，直如一条巨龙腾跃在空中一样，那一支蓝汪汪的宝剑闪烁之间，一连刺出了十剑。

秦无公双掌翻飞，暗道：“西藏飞龙十八剑！”

在这种情形下，双方忽然都有了顾忌，双方都无法预料到对手每一个细微动作将会演变出如何厉害的杀着来，于是，你攻我守，我攻你守，转眼之间，已是二百招了。

到了第三百招时，秦无公忽然大发神威，伸手夹住了那蓝汪汪宝剑的剑身。

刹那之间，由漫天飞动的场面变成静到极点，金南道内力泉涌，那剑身不住地抖动着，但是秦无公双指钳住了剑身，就如一只钢钳一般一动也不动。

只见那支蓝色宝剑渐渐地被变成了一个大半圆，终于，在两股罕见的内家真力之下，那柄百炼宝剑啪地一声成了两截。

秦无公唰一声退了半丈，冷静地凝视西天剑神金南道。

金南道的脸上流露出灰白色的难过神色，在西域，他得到剑神的威名，实在说起来，就算连中原武林，要想找到他这一手神剑也是难上加难。

金南道默默想了一想，终于开口道：“你……究竟是谁？”

秦无公抬起头来道：“老朽秦无公。”

金南道的脸上闪过千万种难以形容的表情，又像是震惊，又像恍然大悟，那其中还夹着释然于怀的表情，是的，无论谁，若是败给了地煞秦无公，那总不算是太丢人的啊！

早晨的阳光温柔地射进了木窗，子平施施然从床上坐了起来，他把窗子推得更开一些，窗外一片光明，晨景好不美丽。

子平把被子踢开，轻轻跃下床来，他推开房门，门口已站了两个人。

子平道：“白三侠，古四侠，早啊……”

白翎笑道：“日上三竿啦！”

子平道：“古四侠，你的伤势痊愈了？”

铁臂判官古筝轻叹了一口气道：“唉，为了我的伤，咱们在洛阳呆了好几天啦，长安那边真不知怎么……”

子平打断他的话道：“古四侠，你何必自责，咱们这就立该赶去，想来也还不迟……”

白翎也道：“小兄弟你收拾行李可要咱们帮忙？”

子平哈哈笑道：“小弟虽是年纪不大，可是四海为家是习以为常的啦，哪里还有什么多少行李？”

他转回身，把小布包一捆，提起来说道：“走啦！”

三人走到帐房，白翎一伸手，袋中只有几钱小钱，他连忙对古老四打个眼色，古筝锋往袋里一摸，却只摸出一个铜板，这两人四海为家，银财根本不放在心上，有时身缠万贯，有时却真是一文不名，两人不由相对瞪眼，大是尴尬。

子平伸手在袋中摸了摸，大银还有一些，连忙笑道：“小弟这里有……”

他付了帐，走将出来，白翎对古筝锋自我解嘲地叹道：“唉，四弟，自从丐帮解散，咱俩失去蓝老大的照顾周济以后，咱们真是穷得可以了。”

子平哈哈笑道：“若不是急着赶路，也许洛阳城中哪个为富不仁的土豪又要遭殃啦！”

白、古二人齐声大笑，他们已走到了城门。

城门边上有有个不大不小的酒食铺儿，子平没吃早饭，他估量白、古二人多半也没有吃过，他停下身来道：“咱们买些干粮路上慢慢吃，这店里的大饼可真香。”

他们停下身来买饼，就在这时，背后蹄声起，有两个赶长路的江湖人物下马走入店来。

那两人满面风尘仆仆的模样，似是赶了一大段长路，左面的一个满面毛胡子，要了一壶酒，大吃一口道：“老王呀，我真想不通那怪鸟客罗之林究竟是什么心思？”

子平一听到怪鸟客罗之林六个字，不由暗暗一惊，他向白、古二人打个眼色，继续听下去。

那被叫做老王的矮子道：“不错，这真叫人猜不透，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武林里有姓秦的这么一人。”

子平一听“姓秦的”，不由更是留神，只见那满面胡子的家伙道：“是呀，凭怪鸟客那身神出鬼没的功夫，怎会郑重其事地对默默无名的秦子平挑战？这真是怪事。”

秦子平不禁惊得险些将手上的一袋大饼掉落地上，怎么这个人会提到“秦子平”？莫非是声音相近，自己听错了？

只听得那叫做老王的道：“所以我老王说这其中必有什么邪门的蹊跷啦，那秦子平难道真会去赴约么？”

这一回子平可是听得真真切切了，他再也忍不住走上前去向那老王搭讪道：“老兄说什么秦子平？”

那老王打量了子平两眼，先反问道：“阁下尊名贵姓？”

子平信口答道：“小弟姓李名七，在帆扬镖局里当一名趟子手，适才听两位谈论的新闻十分热闹，忍不住插口一句，尚请二位包涵则个。”

子平愈变愈机警了，他毫不考虑地信口开河，说得有板有眼，而且极对那两个江湖汉子的胃口，只见那老王站起来眯着眼道：“啊，原来是李家兄弟，久仰久仰，贵镖局是金字招牌呀……对了，贵局里有位马镖头马四郎与在下是老朋友，李兄想必知道了……”

子平心中暗笑，表面上却装得一付四海相，哈哈笑道：“请坐请坐，大家都是自己人。”

那老五道：“兄弟姓王，这位大哥姓龙。”

子平抱拳道：“王大哥，龙大哥。”

那满面胡子的龙大哥忽然道：“贵镖局行镖遍天下，李兄怎会不知道怪鸟客兰州挑战的大事？”

子平装得惭愧地道：“小弟只是在洛阳局里应付应付，并非跑外务的镖师……”

那两人是老江湖了，以为问得子平不好意思了，连忙道：“哪里哪里，李兄留在总局里招呼上下，可见得必是孙大镖头的得力亲信了……”

子平觉得扯得差不多了，他拱拱手道：“方才二人谈的什么怪鸟客，可是真的？”

那老王喝了一口酒道：“怪鸟客在下个月望日约那秦子平到兰州决斗，这事已经轰动整个北方武林了，怎么不真？”

子平道：“其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老王道：“详细情形就不知道了，不过据我老王猜测呀，那姓秦的人八成是个隐居了多年的异人啦，不然怎么武林中没有人听说过有这么一号人物？”

子平心中在盘算着，口中却漫声应道：“王大哥的见解真有见地，嗯，真有见地。”

那姓龙的道：“现在大家都在猜测那秦子平究竟敢不敢去赴这个约？”

老王也道：“如果那秦子平真去兰州赴约了，我倒希望他好好地那怪鸟客打一顿，也替咱们武林正义出一口气。”

子平听到这一句话，不禁吃了一惊，他拱了拱手道：“小弟还有点儿事要办，两位多坐坐吧！”

他掏出一锭小银丢在柜台上道：“这两位爷的帐我付啦！”

那两人连忙站起来道：“这怎么成？这怎么成？”

子平笑道：“这点儿小意思，两位何必客气？再见，再见……”

他挥手走出小店，白翎和古筝锋也跟着走了出来，那两个江湖汉子在店里挑起大拇指道：“人家帆扬镖局究竟不凡，这么一个小角色也是出手大派得紧哩。”

子平和白、古二人走出一城门，子平道：“二位也听见了，怪鸟客找到我头上来啦！”

白翎皱了皱眉头道：“秦兄弟你意下如何？”

子平道：“不管怎样，我是得往兰州去一趟了。”

古筝锋道：“如果真有这么回事，小兄弟你好歹要把怪鸟客打垮。”

子平道：“我想怪鸟客约我必是有个诡计，他若是约那齐日华决斗，还有几分道理，他约我干什么呢？”

白翎道：“我也是这个想法。”

子平道：“明知他有诡计，我还是得往兰州去一趟的。”
他想了一想道：“反正咱们先赶到长安去是不错的。”
于是，三人向西而行。

长安到了。

他们三人到了长安城中，走遍了长安城也找不到一个丐帮的记号，打听了半天，什么消息也打听不出，但是有一点使他们放下了心，因为长安城中并没有什么屠杀的事发生。

古筝锋吐了一口气道：“没有屠杀的事件发生，我就放心了。”

白翎却是皱了皱眉，沉思道：“但是为什么萧老五他们没有留下任何信记呢，即使他们已经离开了长安，照咱们的习惯，他必会留下记号的……”

子平道：“也许那个异服的小子说他们有九个兄弟是骗咱们的。”

白翎点了点头，但他仍然考虑地道：“我总觉得奇怪……”

古筝锋道：“三哥你也太多虑了，也许他们忘记留下记号啦……”

白翎道：“若说十弟忘了那还有点儿可能，但萧五哥怎会忘了？”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城门边上，子平道：“咱们到城郊去，走走瞧瞧。”

这时，成群结队的乌鸦向城内飞去，乌鸦多得好像要把天都遮起来，陡然给人带来一种恐惧的感觉。

白翎忽然叫道：“你们看，那是什么？”

子平和古筝锋一齐望过去，只见不远处的草地上一个粗陋的新坟。

那坟前插着一块木头，木头上刻着一行字，仔细看去，似是刻着：

“丐帮五侠萧昆之墓”

子平和古筝锋同时大叫一声，一齐奔向前去，他们蹲下身来，看得清楚了，确确实实是这么一行字，白翎也走了上来，霎时之间，白翎和古筝锋好像失去知觉，他们的手脚变得冰冷，古筝锋只迸出几个字：“是十弟的字迹！”

他已是热泪纵横，正是所谓英雄之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白翎和古筝锋全是铁铮铮的好汉，他们仗着一身神功半生活在刀枪拼斗之中，存的只是行侠仗义四个字，然而这些年来，从自姜六被捕起，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来，甚至当年白三侠亲口解散丐帮之时，他也不曾滴过一滴眼泪，然而这时骤见了共同出生入死数十年的老伙伴的坟墓，他的忧忿似是一爆而出，泪流不止。

这悲怆的气氛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们三人都似乎忘了时间的过去，只是呆呆地立在那荒郊孤坟前，白翎挥袖揩了揩泪水，低声道：“十弟又到何处去了呢？”

古筝锋切齿地道：“三哥，咱们再要碰上那些异服小子，若是不把老命拼上，咱们也不要做人了。”

白翎已恢复了镇定，他道：“四弟，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咱们把目前行动的方针决定一下，这个血债总要好好算一算的！”

子平道：“萧五爷既是由穆十侠收殓的，那么穆十侠必然是平安无事，这是可以断定的了……”

白翎点了点头道：“十弟葬了五哥以后，多半是接着赶向开封去啦！”

子平道：“小弟也是这么想……”

白翎道：“秦兄弟你此去兰州，咱们本应伴你同去，只是此时

咱们方寸已乱，恨不得立刻赶到开封去……”

子平正色道：“白三侠，你如果把我秦子平当作自己人，就请千万不要这么说，小弟一人赴兰州足矣，二位还是赶快回中原吧！咱们就此别过。”

白翎想了一想，叹口气道：“小兄弟你武功高绝，机智又复绝伦，只是江湖凶险非想象所能及，此一去千万多自珍重。”

子平心中感动，他拱手深深一揖道：“小弟省得，二位请吧！”

子平为探明怪鸟客到底真相如何，他马不停蹄地赶往西北去。

不一日过了天水，已入甘肃境内，沿途村落愈是稀疏，往往走上半天，碰不到一个可以打尖之处，原野上倒是牛羊成群，夏天水草正肥，牧人们将牲口都赶了出来。

离兰州还有半日路程，忽见道上渐渐热闹起来，行人商旅络绎不绝，子平跑到中午，拣了一处干净的十里亭休息一会儿，他一路上赶路，多半是吃干粮，这时叫了一碗面几样卤菜，吃得甚是畅快舒服。

忽然背后蹄声大作，两匹高大骏马突然停下，扬起一大片灰尘，弥漫空中，慢慢都落在子平菜碟之中，那马上两人已大步跨进酒肆之人。

那两人生得豹头环目，样子极是魁武，秦子平不由打量了两眼，那其中一个已急叫道：“掌柜的，削面，打酒，切三斤黄牛肉来，快！快！快！”

他神色极是急促，恨不得掌柜多生几双手，子平瞧他饿死鬼样子，心中忍俊不住。

另一个汉子见将秦子平的菜弄得全是灰尘，不由甚感歉意，他看了子平一眼，抱拳道：“在下兄弟俩急于赶路，弄脏了兄台的

菜肴，心实不安，兄台如果不弃，共饮一杯如何？”

他虽生得高大，可是说话斯文一派，子平对他生出好感，也拱手道：“小可已然吃饱，两位自管请便。”

秦子平向两人作别，上马而行，走了不久，只见路上来往的都是江湖汉子纵马疾驰，心中暗暗称奇，心想只怕又是那几个异服家伙弄的玄虚。

正在捉摸，忽然背后啪地一声，一人凌空扬鞭，声音极是清脆，两骑擦肩而过，那马上的人正是酒肆中所见大汉，回头向子平一笑道：“咱们城内再见。”

子平微微一笑，那两骑已冲得老远，他一夹马腹，也飞奔前去，跑了一个时辰，兰州城已遥遥在望。

他进了城，盘算着与约期还早，先在兰州城住下几天再说，便匆匆找了一家客栈，将马匹行李安置妥了，这时离晚饭时间尚早，子平闲着无事，便上街逛逛。

兰州乃是西北重镇，城墙筑得极是坚厚，秦子平转了城中心一周，买了几个又红又大的苹果吃了，只觉甜脆无比，齿颊留芳，他心中忖道：“久闻兰州乃水果之都，看来名不虚传。”

他又买了两大串南节葡萄，真是颗颗透明，粒粒无核，吃到口中立刻化为一泡甜浆，令人暑渴全消。

秦子平边走边吃，真像一个顽皮小童，他心中很是轻松，又回复到儿时那种情趣。

看看没有什么值得观察之处，便信步走到店中，刚一回房，忽然听到隔壁一个宏亮的嗓子道：“他妈的，老子活了这大岁数，从来没有受过这种窝囊气，依老子性子，一把火烧得精光。”

另外一个低沉的声音道：“老二，你狗熊脾气慢发成不成？那酒楼掌柜你可知道他是谁？”

这两人一口四川音，秦子平暗暗称奇忖道：“四川的好汉也

来了。”

忽然砰地一声，显然有人发脾气拍桌子，那宏亮的嗓子叫道：“管他是谁，老子要碰一碰。”

那低沉声音道：“老二，这个脾气可发不得，如果你知道他是谁，你就不会发脾气了，那掌柜的是马大侠手下四大王之一。”

那宏亮的嗓子立刻惊叫道：“原来是马大侠的手下，真是大水冲翻龙王庙，算我李猛有眼无珠。”

子平心中暗笑：“这人恩怨分明，倒是勇于认错。”

他正想叫店伙送饭来吃，忽见走廊上脚步声大起，来了五六名大汉，直奔隔壁房间。

秦子平好奇心起，也慢慢踱出房外，闪到小院暗处，只见那批大汉站在门外，过了一会儿，一个为首汉子上前敲门。

那里房门一开，里面走出两个矮小汉子，怒目打量众人。

那声音宏亮的矮汉道：“诸位有何见教？”

“阁下大闹酒楼，摔碗掀桌好不神气，难道欺侮兰州城无人？”

另一个矮汉忙道：“我这位把弟脾气暴躁，兄弟初来贵地，还请诸位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那敲门的汉子脸色渐霁，那声音宏亮的矮汉叫道：“老大，别人挑梁子挑到咱们哥子头上来了，你还和他们赔啥礼？”

那被称为老大的矮汉道：“老二稍安勿躁，这几位英雄也是马大侠手下。”

那声音宏亮的汉子果然气馁道：“老大，我听你的就是。”

众人正在相持，突然一个中年汉子轻步走来，双脚微动，已经走到了众人之前。

秦子平忖道：“此人轻功非同小可，他举步如乘云流水，只怕是祈连派高手。”

那中年汉子一到，那后来的五六个大汉一齐肃手而立，退在两边，中年汉子拱手道：“不知是两位侠驾莅临，小可真是失礼。”

那矮汉中老年也回礼道：“铁掌柜，昔年西凉道上一见，匆匆又是十年，适才在宝号竟然想不起来，我们这个不成气的老二，脾气火爆，失礼之处，尚请多多包涵。”

那姓铁的中年汉子笑道：“一别十年，黑兄英风如昔，好生叫人欣慰。”

姓黑的矮汉道：“就是铁兄也是英挺弥坚，大慰吾怀。”

姓铁的中年汉子转身一挥拳道：“你们这几个有眼无珠的东西，仗着几手练把式的功夫，还想吓唬人么，还不替我退下去，你们知道这位是谁？”

那姓黑的矮汉忙摇头道：“既然是一场误会，铁兄也不必深责，小弟多年不见铁兄，适才回到房中，这才想起。”

姓铁的中年汉子道：“这两位乃是川内武林第一把交椅，松潘双怪黑大当家和李二当家。”

那些汉子都大吃一惊，这松潘二怪在川甘边境，真是盛名如雷，威震武林。

松潘二怪老大道：“咱哥子俩听说贵主人马大侠发下英雄帖，大会西北武林，心想定是有要紧之事，这便赶来凑个数，替马大侠跑个腿。”

那李老二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陪着笑脸站在旁边，姓铁的中年汉子道：“后日午后，在城东吴家花园大厅开会，在下身有急事不便久留，就此告退！”

黑老大道：“铁兄只管请便。”

李老二只是点头，两人走进屋中，秦子平闪了出来，他心中沉思不已，想不到自己千里迢迢赶到兰州应战，对手尚未见到，兰州城内倒发生如此大事。

他慢慢走回室中，心中想道：“那姓铁的武功已臻高手之林，可是还要替人跑腿，那姓马的是谁？我后天倒要去见识一下。”

这时才刚上更时分，秦子平吃完晚饭，明月初升，北方天空晴朗，更显得高不可及，子平望着月影透窗进来，不由又想起远赴昆仑的父亲来。

父亲心中充满了隐秘，可是吝啬得一点儿也不告诉他，他一身武功都是父亲所授，可是他却没见过父亲施过一招半式，这几年来，父亲衰老的更是快，那外表已是龙钟老态，这是身修上乘内功所不应有的现象，可是为什么呢？

他想到很多很多，庄人仪、庄红、齐日华、青袍怪客、三剑令，这些人物和这些事物都从他眼前闪过，他努力思索，要将这些人和事物联上关系，可是尽管他脑子细密，思想深沉，可是却一点儿也想不通其中真相。

他想着想着，也不知过了多久，忽闻远远更声三鼓，他知时间还早，便又想道：“那齐日华和青袍怪客又是什么关系呢？那青袍怪客出手除去南海豹人，那身功夫真是骇人，已达到非人所能想象的地步，我就是功夫再高一倍，也不敢和他交手。”

他不断沉思，以他天资之佳，任何蛛丝马迹他都不会放过，然而这事却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下手。

他很久没有如此静静想过，忽然前院嘈杂之声大起打断他的思路，他作了一个结论：“总而言之，爹爹是身负奇冤，有人借着地煞的名义，在外胡作非为。”

这时最简单的想法，也是最直觉的，子平最开始便有这个想法，最后还是如此，他此时对父亲信心大增，在不久以前，当他听唐瞎子说到地煞秦无公时，那种悲愤恨不得食其肉而后已的神色，实在令他心寒胆怯。

子平推开门，只听见外面吵闹之声愈是激烈，他走到前店，